

上
卷

韓國佛教史

竹弘私



宗教文化出版社



101743

101743

1

DJ25/28

韩国佛教史

(上 卷)

何劲松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佛教史(上卷)/何劲松 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7.3

ISBN 7-80123-088-4

I. 韩… II. 何… III. 佛教史 - 韩国 IV. B949.3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 第 03056 号

韩国佛教史(上卷) 何劲松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崇文区沙子口路 72 号 电话:67269617 邮编:100075)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振兴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300 千字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责任编辑:陈红星 封面设计:柴玉柱

ISBN 7-80123-088-4/K·34

定价:24.80 元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

本书获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

和韩国大宇学术财团资助出版

序　　言

至少在近现代史上，我以为中国的命运同韩国的命运是相通的，所以在韩国发生的事情，中国人很容易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韩国人似乎也很容易理解。究其原因，固然与两个国家的社会结构相似和地理位置毗邻有关，而文化传统上的接近，或许是一个更久远更深一层的因素。我这里说的文化传统上的接近，佛教是其中之一。

一般说，韩国佛教源自中国佛教。这不论是从佛教流通的前后顺序和传播的渠道以及把汉文作为载体而言，都是对的。然而就中国佛教方面看，情况就比较复杂。西方有僧来中土送经，中土有僧到西天取经，所以三藏佛典的基础部分是从域外翻译过来的，而大多数学派和宗派的开山祖师，是非汉族血统。这种情况大体可以得到公认。但是来自韩国的佛教在参与中国佛教发展上的作用，就不是所有人都注意到，并给以应有的评价了。这里只讲一件事，那就是新罗僧对隋唐佛教建设的特殊贡献。

隋唐佛教是宗派形成期，从哲学讲，也是佛教大统一的时期。自南北朝后期，北有地论学，南有摄论学，逐步汇集而成一股强大的思潮，取代了般若（三论）学、禅数（毗

昙)学、涅槃(佛性)学等分散多元的形势，最终形成以“真如缘起”为内容的主流哲学，为法相宗窥基系以外所有宗派所信奉。对这一主流哲学进行总结和概括的，则是陈隋之际产生的《大乘起信论》。因此这本书于此后中国佛教的巨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关于《起信论》的思想特征是否符合印度佛教的本义，究竟是中国译经还是中国造经，始终存在意见分歧。正是韩国佛教，主要是新罗僧，在维护和证明其为佛教正义，以及发挥和运用《起信》理论方面，作了中国僧人无法比拟的工作，并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起信论》在隋代曾被视为“疑惑”经，晚唐新罗僧珍嵩说，《起信》系依《渐刹经》造，这给此论找到了经典根据。但《渐刹经》即《占察经》，直到初唐的经录，还列在《疑伪录》中，应用此经作的“塔忏法”，隋代官方僧俗皆宣布为非法。到了武周，奉敕编入藏经。现查当时著名的僧人中，唯一与《占察经》有关的是新罗僧圆光。他在南朝陈时来华，到了隋代入长安，成为振兴摄论学的名宿。回国后，“置占察宝”，一直影响到某些律师的信仰。律师真表建“占察法会”。《三国遗事》卷四称《占察经》为真表授自弥勒菩萨，不确。从圆光的经历中寻找《渐刹经》的作者，则不会有大的出入。

另一部与《起信论》有关的佛典是《金刚三昧经》。此经“以本、始二觉为宗”，谓“以一觉而转诸识，入庵摩罗”，在本体论上同《起信论》的主张相近，所以也有人把此经看作是《起信论》的依据。此经又说“二入”，所谓“理入”

与“行入”，同禅宗鼻祖达摩所说的“二入四行”说的“二入”大同，因而也被看作是禅宗教之所本。然而根据《祐录》，《金刚三昧经》一卷，附北凉录，南朝梁时即已缺本；唐《开元录》重新编入的本子，真正的作者应是新罗僧元晓和大安，这从学术角度研究一下《宋高僧传·元晓传》，即可清楚。

第三部与《起信论》有关的佛典是《释摩诃衍论》，题“龙树造，笈提摩多译”。《摩诃衍论》在佛教史上本指《大智度论》，亦略称《大论》，所以《释摩诃衍论》从字面上易被误解作《释大智度论》。实际上，这里说的《摩诃衍论》是《大乘起信论》，准确的意思是“释《起信论》”，而且用的论本是南朝梁译。此论假名伪造的痕迹累累，显而易见。其中说，佛教诸论十万九千部，总括为十部，《起信论》为最后因而也是最高的一部；马鸣造论一百部，其《起信论》依一百种经造。总之，把《起信论》的地位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境地。中唐宗密对此深信不疑，并以此《摩诃衍论》的观点证明《起信论》的权威，又以此权威支持他对《圆觉经》的发挥。

《释摩诃衍论》的影响很大，似乎在日本空海来华期间就在密宗中流行；到了元代被正式编入藏经目录，并且当时已经有了藏文译本，成了藏传佛教的论典之一。但是，此论的实际作者，在韩国早就指出是新罗沙门月忠，时间当在唐武则天执政期间。关于月忠的生平不详，或称“新罗大空山沙门”，或称“新罗中朝山月忠”，是很值得追踪研究的人物。

至于疏解《起信》的新罗僧人，从元晓到太贤，对中国佛教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华严宗。

为什么韩国佛教如此处心积虑地树立和维护《起信论》在佛典中的权威地位，同中国佛教坚持《摄论》旧译和倡导“如来藏缘起”的思潮形成天然的共振？这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就是两个国家在诸多方面是互相沟通的。

当然，这并非说两个国家的佛教完全相同，甚至可以互换。所谓“沟通”或“相同”，都是以差别为前提。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起信论》吸取中国传统哲学上的人本性善、主静守一和先知先觉等多种思想，所以一直成为中国佛教的骨骼。韩国佛教推崇《起信论》，尽管也含有儒道两家的影响，但本质上又有自己本国传统文化上的原因，因而有自己独立的演化机制。这一点，我们从其创制的上述二经一论的内容上，也可以窥见一二。若想达到一种准确全面的认识，那就得研究整部韩国佛教史。

何劲松同志的新著《韩国佛教史》，就是从中国人的视角探索韩国佛教的一种尝试。我认为，今天是昨天和明天的有机连续，这种历史的探索，不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当代韩国佛教的认识，也会加深我们对韩国整个文化形态和国民性格的认识，甚或发现我们两国人民间之所以如此相互理解的某些奥秘。

杜继文

1997年1月25日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佛教的初传	(1)
第一节 三国前史	(1)
1. 檀君朝鲜	(1)
2. 箕子朝鲜	(3)
3. 卫满朝鲜	(4)
4.“汉四郡”与“三韩”	(6)
5. 高句丽	(7)
6. 百 济	(8)
7. 新 罗	(10)
第二节 佛教初传次第	(13)
1. 高句丽佛教的初传	(13)
2. 百济佛教的初传	(15)
3. 新罗佛教的初传	(16)
4. 初传佛教在三国不同境遇之原因分析	(19)
5. 早期三国人眼中的佛教	(21)
第二章 三国佛教势力的消长	(26)
第一节 高句丽佛教的兴衰	(26)
1. 高句丽佛教概述	(26)
2. 道教的引入与佛教的衰落	(33)

第二节 百济佛教的发展	(38)
1. 百济佛教概况	(38)
2. 玄光与天台宗	(41)
第三节 新罗佛教的振兴	(48)
1. 异次顿与新罗佛教	(48)
2. 新罗佛教振兴的历史原因	(52)
 第三章 佛教的新罗化过程	(55)
第一节 圆光与新罗佛教	(55)
1. 入华求法的经过	(55)
2. 回国后的作为	(60)
3. 八关之法和花郎道	(64)
第二节 慈藏与新罗佛教	(75)
1. 入唐前的慈藏	(75)
2. 入华经过	(77)
3. 回国后在新罗佛教史上的建树	(81)
第三节 佛教与统一战争	(93)
1. 国际国内政治、外交概况	(93)
2. 僧人与政治外交之一斑	(95)
3. 慈藏与“新罗根本佛土论”	(97)
4. 僧人与统一战争	(99)
 第四章 统一新罗佛教概况	(103)
第一节 三国一统与统一精神之强化	(103)
1. 统一新罗的王臣与佛教	(103)
2. 新罗佛教的进一步本土化	(107)
第二节 佛教与儒家“孝”道之融合	(115)

第三节 统一新罗中期以后的传统佛教	(120)
1. 世道的江河日下	(120)
2. 传统佛教的衰落	(124)
3. 净土信仰的流行	(127)
第四节 入华求法请益僧人的活动情况	(130)
1. 入华求法的基本情况	(130)
2. 净泉保唐系创始人金无相	(132)
3. 赤山新罗法花院	(133)
4. 地藏与九华山	(137)
 第五章 元晓、义湘与华严宗教学	(140)
第一节 元晓的生平	(140)
1. 早期的经历	(140)
2. 关于入唐一事	(142)
3. 元晓的逸事及其意义	(146)
第二节 元晓的著述及其主要思想	(156)
1. 现存及已佚著作的统计	(156)
2. 元晓与《华严经》	(159)
3. 元晓与《大乘起信论》	(164)
4. 元晓与《金刚三昧论》	(172)
第三节 义湘的生平	(180)
1. 家世与生年	(180)
2. 入唐时间及道路考	(183)
3. 早期华严宗及义湘在唐所接受的 华严教义	(187)
4. 回国时间小考	(190)
5. 回国后的传教与十刹的建立	(196)
6. 义湘与洛山观音道场的建立	(201)

7. 义湘同法藏的书信往来	(204)
8. 法藏思想述略	(206)
9. 义湘之后的华严宗	(209)
第四节 《华严一乘法界图》与义湘的华严思想.....	(215)
 第六章 密教与法相宗 (227)	
第一节 密教的传播.....	(227)
1. 密教的一般情况	(227)
2. 早期佛教中的神通感应与密咒	(230)
3. 杂密的流行及与杂密有关的典籍	(234)
4. 纯密及其传播	(245)
第二节 法相唯识学的传播.....	(253)
1. 早期唯识学的滥觞	(253)
2. 在唐新罗僧人与法相唯识学	(258)
3. 法相宗在新罗的传播和发展	(269)
 第七章 统一新罗中期以后的禅宗 (276)	
第一节 禅宗及其在新罗的初传情况.....	(276)
1. 禅宗的形成	(276)
2. 法朗与四祖道信	(279)
3. 智德与五祖弘忍	(281)
4. 神行与北宗禅	(283)
第二节 以禅门九山为中心的禅宗传承(上).....	(287)
1. 道义与南宗的初传	(287)
2. 体澄与加智山的建立——禅门九山之一	(294)
3. 洪陟与实相山的建立——禅门九山之二	(297)
4. 惠哲与桐里山的建立——禅门九山之三	(299)
5. 真鉴国师慧昭	(305)

第三节 以禅门九山为中心的禅宗传承(下).....	(312)
1. 玄显、审希与凤林山——禅门九山之四	(312)
2. 道允、折中与师子山——禅门九山之五	(316)
3. 无染与圣住山——禅门九山之六	(319)
4. 梵日、行寂与闍崛山——禅门九山之七	(324)
5. 顺之与沩仰宗禅法	(327)

第一章 佛教的初传

第一节 三国前史

研究域外佛教，照例介绍其历史、文化背景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因为佛教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展开的，而佛教本身并无历史可言；韩国佛教直接传自中国，所以介绍中韩文化交流史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因为中韩佛教交流是整个中韩文化交流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而韩国历史几乎从一开始就离不开同中国的渊源关系。

1. 檀君朝鲜

历史的长河越是源头似乎越是浑沌，后人必须经过一番沙汰才能看清历史的真相。其原因是上古鸿荒之时，年代久远，无文献可征，流传的一些神话，又显得扑朔迷离。所以对于传疑时代的历史虽不能不信，却也不能全信。韩国流传的有关檀君的事迹即属此类。

如今的韩半岛北部，古代最早的国家称“朝鲜”。中国历史上较早记载“朝鲜”名称的文献有《山海经》，该书《海内经》记载说：“东海之北，北海之隅，有国曰朝鲜。”同书《海内北经》还指出：“朝

鲜在列(𬇙)阳,……列阳属燕。”这就是说,朝鲜的地理位置同“列水(𬇙水)”有关。这一观点的傍证材料为《史记》,该书(卷三八索隐)认为朝鲜音“潮仙”,地因水为名。同书(卷百十五)还说:“张晏曰:朝鲜有温水、𬇙水、浿水,三水合为𬇙水,疑乐浪朝鲜取名于此也。”史学家们根据现存的《粘蝉县碑》(属汉乐浪郡,此碑在平安南道龙冈郡海云面龙井里)的所在地推测,𬇙水即为大同江。

这个朝鲜古国的开国君主,就是神话中的檀君。高丽时期的僧人一然在其所著的《三国遗事》(卷一)中记述到:

《魏书》云,乃往二千载,有檀君王俭,立都阿斯达
(《经》云无叶山,亦云白岳,在白州地,或云在开城东,今
白岳宫是。),开国号朝鲜,与高(尧)同时。

一然这则王俭朝鲜的记载最大的漏洞是他所引的《魏书》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记录。他采用《古记》的观点,将檀君当作帝释天之子桓雄与已经变得女身的熊婚配而生,也显得荒诞不经。《三国遗事》引《古记》说:

昔有桓因(谓帝释也),庶子桓雄,数意天下,贪求人世。父知子意,下视三危太伯,可以弘益人间。乃授天符印三个,遣往理之。雄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顶(太伯,今妙香山),神坛树下,谓之神市。是谓桓雄天王也。将风伯、雨师、云师,而主谷、主命、主病、主刑、主善恶,凡主人间三百六十余事,在世理化。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祈于神雄,愿化为人。时神遣灵艾一炷,蒜二十枚。曰:尔辈食之,不见日光百日,便得人形。熊虎得而食之。忌三七日,熊得女身。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熊,女者,无与为婚,故每于坛树下咒,愿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号曰坛君王俭。以唐高即位五十年庚寅(唐尧即位元年戊辰,则五十年丁巳,非庚寅也。疑其未实。),

都平壤城(今西京),始称朝鲜。又移都于白岳山阿斯达,又名弓(一作方)忽山,又今弥达。御国一千五百年。周虎(武)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坛君乃移于藏唐京。后还隐于阿斯达为山神,寿一千九百八岁。

檀君的传说多为不经之文,当然无史实可言。我在这里将这一传闻俱引出来,一来是因为檀君之存在早为韩国人所信,二来是借以交待一下佛教传来之前韩国已有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信仰,何况其将檀君当作帝释天的后裔,本身已带上佛教的色彩。⁽¹⁾

2. 箕子朝鲜

韩国史研究和中韩关系史研究上的另一难题是箕子东走,避居朝鲜一事。因为年代过于久远,史料又少得可怜,且相互间又有矛盾之处,所以专家学者们无不感到十分棘手。较早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史料有如下几种:

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鸿范。

——《尚书大传》(伏生)

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武王(问以安民之道——略)。箕子(演述鸿范九畴——略)。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

——《史记·宋微子世家》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盜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

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讌。……可贵哉，仁贤之化也。

——《汉书·地理志》

以上三则史料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尚书大传》说箕子先东走朝鲜，武王后以朝鲜封之，并于来朝时间鸿范九畴。《史记》正相反，认为武王问鸿范在先，箕子受封东走在后。《汉书》只记述了箕子在朝鲜推行教化一事。基于这一细微的矛盾之处，有的韩国学者便对箕子东走朝鲜说持否定态度，有的甚至怀疑历史上箕子其人的存在。

中国史学家在指出上述史料的矛盾之外，似乎更加重视这些史料的共同点，即一致肯定了箕子去的是朝鲜，而不是什么别的地方。这样，箕子——商朝末年的太师，纣王的叔父——因向无道的纣王进谏而被囚，后周武王灭商，释放箕子并封之于朝鲜的基本经过就被当作史实而获得了承认。^[2]

沿着中国学者的思路，接下来的问题是箕子所去的朝鲜究竟在什么地方。关于这个问题，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见解。第一种是以平壤为中心的朝鲜半岛西北地方说，第二种是以辽河下游为古代朝鲜之中心的辽东地方说，第三种调和了前两种观点，主张先在辽东后迁平壤，即所谓的辽东平壤说。三种见解中，第一种见解较占上风。^[3]

3. 卫满朝鲜

据中韩两国的史料记载，秦统一中国时，朝鲜已是箕子的四十多代后裔朝鲜王箕否，因慑于强秦的威力，臣服于秦。箕否死后，子箕准继位。时值秦末战乱，燕、齐、赵等国逃往朝鲜的流民以数万计，朝鲜王箕准将他们安置在本国的西部地区。汉代秦后，封卢绾为燕王，朝鲜与燕以𬇙水（今清川江）为界。公元前195年，卢绾